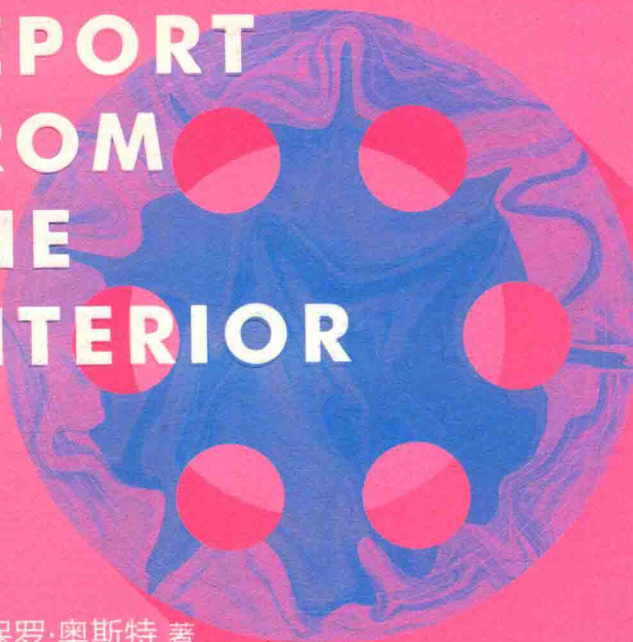


内心的 报 告

REPORT FROM THE INTERIOR



[美] 保罗·奥斯特 著
小庄 译

P A U L A U S T E R

保 罗 · 奥 斯 特 作 品 系 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内心的 报 告

REPORT FROM THE INTERIOR

〔美〕保罗·奥斯特 著

小庄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8884

Paul Auster

Report from the Interior

Copyright © 2013 by Paul Aust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8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内心的报告/(美)保罗·奥斯特著;小庄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保罗·奥斯特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3349-9

I. ①内… II. ①保… ②小… III. ①回忆录-美国-
现代 IV. ①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30243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爱娟 欧雪勤

装帧设计 钱 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0 千字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349-9

定 价 5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- 内心的报告 / 1
两次头脑爆炸 / 91
时光胶囊 / 155
相册 / 245

内心的报告

一开始，什么都是活的。最小的事物也被赋予了一颗怦怦跳动的心脏，甚至连云都有名字。剪刀会走路，电话和茶壶是直系堂兄弟，眼睛和眼镜算亲兄弟。时钟的脸就是张人脸，你碗里每颗豌豆都有不同的性格，你父母座驾前头那护栅是长着很多牙齿咧着笑的嘴。铅笔是飞艇，硬币是飞盘。树的枝杈是手臂。石头也会想啊想的，而上帝他无所不在。

要相信月亮上的男人真的是大活人，这一点完全没问题。夜空中你能看到他脸朝下注视着自己，毫无疑问就是个男人的脸。有点小麻烦是他没有身体——但对你来说那仍然是个人，但也有可能这一切其实从未出现在你的脑子里。与此同时，一头母牛能跨过月亮这一点看来也相当可信。还有，一只盘子可能会和一把汤匙一起逃跑。

你最早期的想法，关于你如何作为一个小男孩活在自己体内的痕迹，能想起来的只有其中一些了，单独的零星碎片，在任意某个时刻不期而至地涌入，又转瞬即逝，这闪回——由一些事物的气味或触碰所带来，或以阳光照耀在成年的此时此地的方式。至少你认为你可以想起，你坚信自己能想起，但也许你并没有想起，或仅仅想起了最近的一段，在遥远的从前觉得代表着一切而今却已无可寻觅的一段。

2012年1月3日，离你开始着手写上一本新书恰巧一年，它叫《冬日笔记》，如今已经完成。它写的是关于你的身体，分类记载了你用身体经历过的各种碰撞与愉悦，但探索你自孩童以来的心灵世界无疑是个更加艰难的任务——或许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再一次，你觉得是被迫去做一次尝试。做这种探索并非由于你发现自己能作为一个特殊的杰出对象去研究，更确切地说，倒是因为你没发现，你觉得自己是任何一个他人，泯然众人。

唯一能证实你的记忆并不完全算自己骗自己的事实是，你偶尔地，仍然会以从前的方式去想问题。退化正在慢慢步入六十岁的你，早年孩童时的万物有灵论再没有从你的脑子里往外冒，而在每个夏天，当你躺在草丛中，看着飘来飘去的

云，注视着它们一会儿变成脸，一会儿变成鸟兽，一会儿变成州和国家的版图，以及想象中的王国；汽车的护栅还是让你想起了牙齿，螺丝锥也还是跳舞的芭蕾舞女的样子，则无需外界证据，你还是曾经的那个自己，即使你已不再是相同的那个人。

在考虑从哪儿开始想的当儿，你下定决心别越过十二岁的界限，因为十二岁后你就不再是个小孩了，青春期开始崭露，成人的想法开始在你的脑子里闪现，而你从小小人儿摇身变作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，那个小小人儿的生活持续地迎来新鲜变化，每天都要做一件第一次做的事情，或者好几件，或者好多好多件，也正是这个从无知到不那么无知的缓慢过程关乎现在的你。你是谁啊，小家伙？你是怎样变成一个能够思考的人？如果你能思考，那些想法从哪里而来？去老故事里挖啊刨啊，只要是能找到的东西你都要擦刮一遍，然后拿起碎片对着阳光端详。就那么干。试试那么干吧。

世界当然是扁平的。当有人试着和你解释地球是个球，是一颗行星，在一个叫作太阳系的東西里和其他八颗行星一起绕着太阳转时，你简直搞不懂那个大孩子在说什么。如果地球是圆球状的，赤道下面的那些人都得掉下去，要知道一个人每天头朝下过活是没法想象的。那个大孩子试着向你解释重力的概

念，但那也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。你揣摩了一下那个场景：无数人头朝前跌进无限的、吞噬一切的黑夜。如果地球真是圆的，你告诉自己，那么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北极点了。

毫无疑问，由于受了喜欢看的卡通片的影响，你觉得北极点上就该有一根杆，和那些理发店前面杵着的条纹状转啊转的柱子差不多。

星星，从另一方面来讲，是没法解释清楚的玩意儿。天上没有洞，没有蜡烛，没有电灯，没有任何与你已知的事物相似的东西。头顶上黑色空气的无边无际，在你和那些小小发光体之间的巨大空间，都让你难以理解。夜里飘浮着温良美丽的鬼魂，因为它们在那儿，不需要其他原因。这些都出自上帝之手，没错，但问题在于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
那时候你周遭的环境如下：上世纪中叶的美国；母亲和父亲；三轮车、自行车，还有四轮马车；收音机、黑白电视机；标准换挡车；两套小公寓和一套在郊区的房子；早期身体较差，后来也就普通资质；公立学校；奋斗中的中产家庭；一个人口为一万五千的小镇，有新教徒、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，绝大多数是白人，少许的黑人，但没有佛教徒、印度教徒或穆斯林；一个妹妹和八个嫡亲堂表兄妹；漫画书；罗提·卡朱提和

平克·李；《我看见妈咪亲吻圣诞老人》^①；金宝汤、神奇面包^②和罐装豌豆；加大马力的车（改装车）和二十三美分一包的香烟；大世界里含着的小世界，对于当时的你而言，就已经是整个世界了，既然那个大世界还不可得见。

怒气冲冲的农场主格雷手持一把干草叉穿过玉米地，追着那只叫作菲利克斯的猫。他俩都不会说话，但一系列动作伴随着丁零当啷的快节奏伴奏音乐。看着双方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一遍遍硝烟又起，你确信他们是真实的，这些粗糙绘制的黑白动画人物不会比你更不真实。他们每天都出现在一个叫《儿童欢乐时光》(Junior Frolics)的电视节目中，主持人名叫弗雷德·塞尔斯，对你来说，他就是弗雷德大叔，这片神奇之地的银发守门人。你对动画电影的制作原理一无所知，甚至都没法理解图画是怎么动起来的，于是猜测一定有另一个宇宙，格雷和菲利克斯就存在那儿，不是像电视屏幕里的铅笔简画那样存在，而是有着完整身体的三维生物，和成年人一般大。在逻辑上你认定他们的体型很大，是基于一般人都比他们出现在电视上的样子要大这一事实，而关于他们身处另一宇宙这一点，是因为在你的这个宇宙并没有生活着卡通人物，尽管你希望如此。

① 杰克逊五兄弟唱的一首歌——译注。脚注部分，若非特别说明是“作者注”者都是译注，一些过于常见的国外译名不加注释。遵循此体例，以后不再赘述。

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风靡的一种富含维生素的面包。

五岁那年，你母亲答应带你和你的朋友比利去纽瓦克的《儿童欢乐时光》录制棚看看。她告诉你们说，能亲眼看到弗雷德大叔，并且出现在节目中。这太让人激动了，而更让人激动的是，经过几个月的揣测之后终于可以亲眼看见格雷和菲利克斯，总算能知道他们看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在你的脑海里，你想象这场表演是在一个大型舞台上展开的，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，这位想法古怪的农场主和这只野性十足的黑猫在互相追逐，而这只是他们之间华丽战役中的其中一场。然而到了约定好的那天，你才发现没一样和自己想的一样。录制棚很小，弗雷德大叔脸上化着妆，为了让大家在节目录制期间保持安静，有人发了一袋薄荷糖，你和比利以及其他小朋友在正面看台上坐了下来。你朝下看舞台会是什么样子，但事实上只看得见混凝土地板，还有台电视机。它甚至不是台特殊的电视机，就和你家里的那台差不多大小。农场主和猫都没影儿。和观众道过欢迎语之后，弗雷德大叔请出了第一个卡通节目，电视机开始工作了，就是格雷和菲利克斯，一如既往地欢乐追逐着，依然被困在盒子里，依然和往常一样小。你完全被搞懵了，想不清楚怎么就错了。你问自己到底哪里想得不对。现实与想象如此格格不入，你没法不觉得是被耍了。被打击得一塌糊涂，你几乎再也看不进节目。录制结束后，你一边跟着比利和妈妈去找车，一边厌恶地把薄荷糖扔掉了。

草和树木，昆虫和鸟，小动物，还有小动物们发出的声响，就好像它们那看不见的身体正拍打着周围的灌木丛。五岁半那年，你们一家从尤宁搬到了南奥兰治市的欧文大街，原来住的是间带花园的小公寓，现在是一栋白色的老楼房。楼房不算很大，但却是你父母搬进的第一栋楼房，当然也是你的第一栋，尽管里面不是很宽敞，后面的院子对你来说却是十分广阔。事实上有两个院子，第一个是紧挨着房子的一小片草地，被你母亲的半月形小花园环绕，因为有座白色的木头车库挡在花的后面，所以整个地盘被一分为二；后面的那个院子比前面这个院子要更宽也更大，成了一个让你展开动植物研究、与世隔绝的新王国。唯一显示有人迹出没的是你父亲的菜园，实质上是个番茄园，1952年你们举家搬迁之后不久，他就开始了对这块地的耕耘。直至去世的二十六年半里，他都在种这块地。夏天里这儿被种上了有史以来最红最大的新泽西番茄，每到8月份，就摘满了一篮又一篮，多得他不得不赶在烂掉之前统统送掉。你父亲的园地沿着后院车库的一边延伸。对他来说是块补丁之地，但却是你的世界——在那儿你待到了十二岁。

知更鸟，雀，冠蓝鸦，金莺，猩红唐纳雀，乌鸦，麻雀，鹁鹑，主红雀，黑鹇，偶尔还有蓝知更鸟。鸟类对你来说不会比星星更奇怪，因为它们的家都在空中，所以和星星很有可能是一个族类。那不可思议的飞行天赋，更别说各种各样忽明忽

天的颜色了，都是研究和观察的好对象，但最让你着迷的还是它们发出的声音，每种鸟都会说不一样的语言，不管是优美的还是粗犷的鸣叫，而且一开始你确信它们相互在说话，这些声音出自特殊的鸟语发音，就像不同肤色的人会说不同的特定语言一样，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你家后院的这些空中生物身上，每只知更鸟都会和它的小伙伴用知更鸟的语言说话，有它们自个儿的词汇表和语法，它们能够互相理解，就像你能理解英语一样。

夏天：分开一片草丛，吹着口哨走进去；到了晚上就开始抓萤火虫，装入罐子里，它们发出神奇的光，你带着到处晃。秋天：把枫树上掉下来的豆荚粘在鼻子上；从地上捡橡子朝远处扔，越远越好——直至扔到灌木丛中，超出了视力范围。橡子是松鼠们的美味，而松鼠又是你最喜爱的动物——跑得多快啊！还怕死地在橡树顶端的枝条上跳来跳去！你曾仔细地观察到它们挖了一些小洞把橡子埋进去。母亲告诉你说，这是在为找不到食物的冬天做准备。不过你不这么想，你的结论是，它们纯粹是因为喜欢挖洞才这么做的，喜欢得没法管住自己不去挖挖挖。

直到五六岁的时候，说不定已经七岁了，你还认为单词 human being（人类）的发音是 human bean（人豆）。为什么这

么一种小得不起眼的普通的蔬菜就能表示人呢？你觉得这挺神秘的，不过无论如何，为了把自己想法中的这个曲解给合理化，你认定其实是豆的微小使得它具有标志性的意义。我们不都是从母亲的子宫里长出来的嘛，一开始并不比一颗豆大多少，豆就是生命本身最真实、最有力的象征。

那无处不在、主宰一切的上帝并非某种善良或爱的力量，而是令人敬畏的力量。上帝与罪恶相关，掌管着上天的精神警察部门，看不见，无所不能，能够侵入大脑获悉你的思想，能够听到你的自言自语，把沉默翻译成言辞。上帝一直在看着你，监听你，因此你不得不随时都表现出最好的行为。如有违逆，可怕的惩罚就要降临到你身上，那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折磨，你会被关进最黑最暗的地牢里，余生都只吃得到面包和水。等到你再长大一些，上学了，就开始认识到反抗会被镇压。你注意到朋友们都在使诈、偷偷地破坏此规则，他们搞出各种巧妙的新招来背着老师制造骚乱，而且还能一次次侥幸逃脱。而你一旦禁不住诱惑加入这些恶作剧，往往都要被抓住并受罚。那简直是一定的，没有做坏孩子的天赋，呜呼，你老是想到自己那位愤怒的上帝无比蔑视地对着你哈哈大笑，令你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个好人——要不然，哼哼。

六岁那年，一个周六早上，你站在房间里，刚刚穿好衣服、

系好鞋带（现在是大男孩了，很能干呢）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正要下楼去开始新的一天，你站在那儿沐浴着早春的晨光，突然被一种欣喜甚至是狂喜的感觉所包围，那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幸福喜悦，过了一会儿你告诉自己：再也没有什么会比六岁更好了，六岁是一个人最好最好的年纪。现在你还能想起这个瞬间，就仿佛是发生在三秒钟前那么清晰，在离那个早晨五十九年之后那种感觉依然在体内激荡，半分也未曾损耗，就像上千、上万或上千万个你试图保存的记忆瞬间一样闪亮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你有这种强烈到不可思议的情感？无从得知，但你怀疑和自我意识的产生有关，在孩子身上这一般都出现在六岁左右，那个内在的声音被唤醒，你开始能够形成一个想法并告诉自己正在思考它。我们的生命便从这个点上进入了新的维度，因为就在此时你拥有了给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故事的能力，从此以后就将连续不断地讲到死去那一天为止。直到那个早晨你才成为你。而现在你知道你是你。你能够思考活着是怎么回事，而一旦你能够这么做，也就能完全咀嚼存在于世这个事实，换言之，能够告诉自己活着是多好的一件事了。

1953年，还是六岁那年，也就是那个福至心灵的早晨之后若干天或若干礼拜，又有一个关键转折点发生在了你内心深处，地点是新泽西某处的电影院。在那之前你每隔两到三个礼拜会去那里一次，去看儿童动画片（《木偶奇遇记》啦《灰姑

娘》啦立马涌出来)，¹¹ 你所能看到的，主要是一些三四十年代的低成本西部片，豪帕隆·卡西迪，加比·海因斯，巴斯特·克拉比，阿尔·圣约翰^①，都是沉闷的老片子，里面的主人公永远戴着白帽子，反面人物则永远留着黑胡须，你完全沉浸其中并对他们怀有热烈的信念。然后，那年某一天，有人带你去看了一场夜场电影——没啥好怀疑的，带你去的人应该就是你的父母，尽管记不起他们在那儿的具体情形了。这是你第一次非周六下午场的观影，非迪士尼的卡通，或古老的黑白西部片——而是给成人看的彩色片。你记得电影院里人山人海，记得灯光暗下来后坐在黑暗中的那些幽灵，你有一些期待，一些不安，好像你同时在场又不在场，不再处于自己的身体内，就仿佛一个人被梦抓走自行消失了那样。这部电影是《世界大战》，改编自 H. G. 威尔斯的小说，在那个时代属于电影特技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——比此前任何一部电影的制作都更精良，更有说服力，更先进。你是直到最近这些年才读了小说原著，但在 1953 年那会儿你一无所知，只不过是一个年方六岁的小男孩，在观看一大队火星人人入侵地球，大得不能再大的银幕挂在你面前，颜色比你见过的任何颜色都要生动耀眼，如此有光泽，如此清澈，如此热烈，你的眼睛都被刺痛了。一群圆石状的金属太空飞船出现在夜空中，翻盖依次打开，

① 这四个人都是西部片里的主人公名。